

第二集

胡漢民先生演講集

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出版

胡漢民先生演講集第二集

(全一册)

每册定價大洋一角七分

演講者 胡 漢 民

發行所 民 智 書 局

上海河南路九十至九十一號

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

發 (九二三)

胡漢民先生演講集第二集

目次

黃埔同學會改組委員會成立會演講詞

歡迎日本社會民衆黨首領宮崎龍介先生大會演講詞

南京各級黨部歡迎宮崎龍介先生大會演講詞

中央黨部第一次總理紀念週報告

中央黨部第二次總理紀念週報告

中央黨部第三次總理紀念週報告

革命與青年之求學

總理蒙難五週紀念大會演講詞

革命的努力與方向之認識

中央黨部第五次總理紀念週報告

中央黨部第六次總理紀念週報告

以上十一篇俱胡先生手訂之稿

黃埔同學會改組委員會成立會演講詞

「黃埔學生」四字在我國革命史上有非常的光榮——共產黨一切的舉動都包括在「佔領機關爲其左派」八個字中——俄國革命事業多半是右派的成功——我們只要切實努力自己的工作有無C P不相干——「愛人」和「恨人」是吾黨和C P走的絕對不同的兩條路——用校訓「親善精誠」四字的感情來鞏固我們的團體——我們的成功是我國全民衆的成功要聯絡全民衆去做——我們應怎樣的努力才對得起同學中許多的先烈

各位同學，今天開同學會改組委員會成立會，兄弟得參與其盛，非常之愉快。黃埔學校開辦的情形，校務進行的情形，兄弟都很熟習。中國這兩年來，「黃埔學生」四個字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。辭典上從前沒有這個名詞，現在也該有了。尤其是在我國革命史上，有這四個字，覺得非常的光榮。黃埔學生在中國革命史上，何以能有這樣重大的意義的呢。就因爲黃

埔學校完全是以我們總理革命的精神造成的。同時也就因為黃埔學校的校長，黨代表，各同學，大家一般的能夠實行 總理的主義，本着 總理革命的精神去做，所以才有這個結果的。黃埔學校開始的時候，還沒有同學會。剛才聽見主席報告，我們曉得這個同學會開始的時候是怎麼樣，現在已變成怎麼樣，確有改組的必要了。關於我們很多同學現在要如何努力的地方，主席所講的，已經很完備。現在兄弟不過就主席的意思，稍為再補充一點。

我們在革命的立場上，對於一個主義，就是本黨的主義，必定要認識得非常清楚，必定要有非常深刻的信仰。既已認識與信仰了，然後便要盡力的去實現他。凡是我們同志，不但積極為革命起見，就是消極為自衛起見，也非要如此不可。譬如黃埔學生對於本黨的主義，如果認識不十分清楚，信仰不十分堅確，實行不十分盡力，那末，馬上被人家看破，人家馬上有隙可乘了。剛才主席會說，我們對於過去的許多事，可以拿來做以後的教訓。我想凡是一個革命黨員，對於自己的過去，應當常常檢查。而且檢查出甚麼不對來，便要立刻下很嚴重的批評，做自己日後的警戒。我們以前的種種，可以證明出我們若干的弱點。但是這些弱

點，都是可以改掉，並不是改不掉的。我們從前便是有這許多弱點而沒有改掉，給人家看上了，所以才到處碰到一種搗亂的人，就是C P，來和我們爲難了。現在既然提到C P，我們不妨便先就C P來隨便談談。

C P的宗旨，各地是一律的。他們對於不甚要緊的口號，容或隨處臨時的變更，但是他們無論到什麼團體或機關裏去，却有一個唯一的口號，就是他們自己的信條，也可以叫做他們的政策，是永不變更的。他們說，『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工作，只有八個字。』這八個字兄弟起初也不曉得，後來到了莫斯科，到了第三國際所設的農會裏，問他們對於會務，是怎樣一個辦法，他們說，『什麼方法都是假的，惟有八個字不可不曉得，就是到中國各地工作的同志，心裏也只有這八個字，「佔領機關，爲其左派。」實行了這八個字，什麼事情都通了。』後來我回到中國，看看國內C P的進行，果然完全照這八個字的兩句，顛倒去做的。他們鑽進任何機關，初初的都作出很忠實的樣子來，等到人家同情於他們，信用他們了，他們就實行起「爲其左派」來了。究竟什麼是左派呢。大家都不明白的多。淺近點講，比方關

一個會，你說出許多正大的道理來，大家是不大要聽的，你若大聲喊『打倒什麼，』這就行了，這就是左派的作用。開會時的羣衆向來是偏向感情不重意志的。耳朵裏遇着正面的話，好像都不要緊，最中聽的是反面的話。所以喊『打倒什麼，』殺什麼，』那就行了。能這樣喊出一個口號去，造成一種空氣，就是左派的作用，羣衆受着了，好像就不能不跟着向前似的。若問他們做出這樣的左派，究竟有什麼用呢，那就要將八個字的兩句話，倒轉來再一讀。『爲其左派，佔領機關，』意思自然明白了。他們的作用和事實，大概不外這八個字的兩句。許多人到現在還不明白，甚至於汪精衛先生還在那里說，『左派左派，夢寐以求之，』真是笑話了。當總理在北京逝世以後，汪先生回到廣州，在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中，他還反對C P。有幾個C P的黨員，如譚平山，于樹德等，大喊『黨要左傾，』汪先生還說，『黨無論左傾右傾，總是有傾側的意思總不妥，右傾固然不好，左傾也未見得高明。』曾幾何時，就糊裏糊塗的變過去，跟着人家主張『非左不可，』黨向左轉，』於是乎『左派』左派』的不絕於口，真奇怪極了。

兄弟看了俄國的情形，對於他們革命事業的努力上，覺得我們是應具相當的敬佩的，但是細按他們所有的一點成功，實在還在他們所謂右派的多。如果不相信，可以拿出俄國的革命史來看一看。如一九零五年以後俄國革命黨裏許多人承認國會是假的，教黨員不要跑進去，已在裏面的還要喊回來，叫做什麼「召還派」，這就是左派的主張。但是當時列寧獨主張不可，就是右派了。他的意思如果將這班人喊回來，便失了政治活動的地位，是算不來的。後來他的主張果然有了效果，這就是成功的在右派了。又如依馬克思主義，將來只有正式的無產階級專政。但是列寧說不然，一定還要農民小資產階級一齊加入，這又是右派的論調。事實上俄國的政策，果然還是要特別注意農民，注意小資產階級的，成功剛剛又在右派了。又如那時對於德國，大家總以為是帝國主義和軍閥，非打倒不可，再沒有第二句話講的。但是德國以武力壓迫俄國時，列寧獨以為「不能以武力抵抗，他誠然是帝國主義和軍閥，無如我們本身這時不能打仗，非向帝國主義暫時妥協，先用外交手段不行。」這時布爾塞維克裏有兩派。一派說非馬上打倒德國不可，一派說不能打仗，暫時非妥協不可。主張妥協的是不是

右派呢。如果是右派，那末，成功又在右派了。又如土地問題，布爾塞維克本來自方案的，但是不便實行。列寧却去採用社會革命黨的土地方案，然後布爾塞維克得以成功。社會革命黨是他們所謂右派的，用右派的方案來成功，當然就是右派的成功了。俄國右派成功的許多事實之中，尤其顯明的，要算實行「新經濟政策」一事。新經濟政策是甚麼東西呢。就是要實行共產主義時，走到不能走的地位，重新退回來的一條路。當時反對如此退却的，如布哈林，甘龍大，托羅斯基等，自然是左派了。主張如此退却的，如列寧，自然是右派了。列寧以爲「革命的前進，有時候是不能一直線的。好像上山一樣，要紆回曲折的地方很多。進兩步，退一步，固屬常事，就是進一步，退兩步，有時也不能免的。」畢竟事實上俄國那時新經濟政策是不得不行的，右派於是乎又大大的成功。最近辛諾維耶夫和史丹林之爭，還是右派勝利。他們是俄國的徒子徒孫，他們何不趕回去先打倒俄國的右派。

以上是C P的陰謀和右派成功的情形，我們現在應該回過來談談自己了。主席剛才講，「C P到底算什麼。我們只要切實的做去，怕他甚麼。」這句話我們千萬不可忽略。中國人

做事，往往開始時很高興，訂出許多章程來，條理很明，但是後來對於這種章程的遵守和運用如何呢，可就難問了。試舉一件實事做例子，現在回想起來，覺得很好笑，也很可歎的。民國十三年，本黨改組的事情，是何等的重大。當時對於黨的組織定得極好。但是後來大家可會運用得好沒有呢。組織中所謂小組，是什麼意義，如何才能把這種小組運用得好，大家知道沒有呢。大概看起來，黨員還是不知道的居多，各地區分部底下，都沒有小組，只有黃埔軍官學校裏是有的。可惜當時全黨改組的方法之中，以規定這種小組一層爲最有價值，而我們嘴裏也在那裏說奉行改組以後的黨綱，但是對於這種小組，事實上却偏偏不知道注重，豈不成個買櫝還珠了嗎。章程定好以後就算了，雖精采的地方也不去實行，有好章程和沒有一樣，這真是我國人的通病啊。這樣看來，C P不C P原不相干，只要我們本着自己的黨綱，切實去做，自己是在紀律上工作的，人家如果來破壞我們的紀律，我們馬上便會覺察，馬上便加禁阻了，人家奈我們何呢。在普通一個團體裏面，黨有黨團的作用，是受黨的指揮，進行黨的工作的。同時我們絕不能容別一黨的人，跑進我們的黨裏面，做起黨團來。汪精衛

先生從前說過，『C P在國民黨裏面，就如孫行者跳入豬精肚裏翻筋斗，弄金箍棒。等到豬精叫救命，纔肯跳出來。』這個譬喻，精妙絕倫。我們如果甘心做豬精到死，一切還能怪人家嗎。所以以後我們只要責問自己，應當怎樣切實的努力於自己的黨，至於C P，到底算得個甚麼呢。

我們現在不妨再借C P的一些材料，來引起我們的談話。我們曉得C P還有一句口號，所謂『革命無道德，以成功為道德』這個口號很利害。不論甚麼事，只要成功，別的甚麼都不管。那末，我們要請問他們，所謂革命，是不是為革命而革命的，所謂成功，是成的甚麼功。我們知道革命是為應合人們解放的要求，應合種族上政治上經濟上人們的要求而有的。如果無目的的搗亂，我們也說他是革命，也說他是成功，那到底要革甚麼命，成甚麼功呢。C P除了一個階級理論以外，什麼都沒有。借着無產階級的招牌，要造成自己的獨裁支配階級，「取得民衆」奪取政權」就是他們惟一的目的，惟一的黨義。要達他們這種目的，不問採取何種手段，不恤毀壞了中國的國民革命，破壞世界革命的戰線，尤其是不恤把中國民族來

做他們的試驗品犧牲品。這樣成功的幻想，這樣無道德的主張，真是可歎可恨呀。

還有一層，C P 惟一的主張，無產階級意識本身不是無產階級的人。我們覺得主張爲無產階級革命，是可以的，但是何以能毅如此呢。而且以別一階級的分分子來主張的，反而往往在無產階級本身覺悟之前，更是什麼緣故呢。所以考茨基弄到無法，不能不借重進化論的社會本能，來做唯物史觀的倫理。然而這種社會本能，究竟也隨着知識而進步，任何人不能否認的。所以無論某一國某一處的勞農運動，都是以智識階級的分分子來做開始領導者。智識階級分分子如果離開民衆，甚至於做反動一方面的工具，那是自棄於民衆，無話可說。不過俄國與中國的 C P 却渾淪的不問理由，而提出打倒智識階級的口號。那麼我們要問，像馬克斯列寧等，本身都是智識階級，豈不是他們先在應被打倒之列嗎。如果把馬克斯列寧等人統統都打倒，C P 還有甚麼幹呢。東方勞働大學的學生，非 C P 或 C Y 不能進去，却有在學校兩三年，懂不到俄國話幾十句的。偶然想用功於俄國語言文字，反被嘲笑，說是想做智識階級。中山大學的校長臘德客聽見這種話，也覺得難過。這種新式愚民政策，真是無所不至啊。

我們曉得軍隊裏是絕對要重紀律的。但是軍隊中普通長官和部屬之間，僚友之間，都應相親相信。如我們黃埔學校初成立時，校訓是『親愛精誠』四個字。這種意義，算得是封建時候的倫理嗎。C P 對於一切道義感情，統統不用，只用一個威逼和利誘。我們只要看俄國革命史中政權的移轉，無非是張三打倒李四，李四打倒張三。起初如此，後來仍舊如此。什麼原故呢。就是因為他們在人羣之間，從來不講親愛，不以精誠相見。人羣相見以誠，才能有始有終，有道義感情相維繫，彼此團結才久。如果完全靠威逼和利誘，那末，利是一個有窮時的東西，所謂『小人之交以利，利盡而交絕，』餘剩的只有一個威逼，大家便都趨到陰賊險狠，窮兇極惡的一條路上去了。所以他們這種話。根本是不行的。不過他們要破壞我們的團體，便格外提倡這種話。他們看出誰有道義感情來，便攻擊誰，說是『革命黨不講感情，不講慈悲。』甚至於專叫下屬去搗長官的亂子，專叫學生去出先生的花樣。及至於人家的團體因此而散了，他們的私願，因此而遂了，甚麼封建思想不封建思想，再也不用提起了。

以上是 C P 毀滅道德，智識和情感的真相。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的主張是如何。

從前第三國際派代表來見 總理，問 總理道，『革命最初出發點是從那裏起的。』 總理說，『從「愛人」起。』 總理的意思以為對於人類非常之愛，不忍人類有痛苦，非設法替他解除不可，便要革命。那第三國際代表說，『我們的見解，剛剛與此相反，我們的革命是由「恨人」而起的。』單這一句話，便可以切切實實的證明國民黨同共產黨走的是絕對不同的兩條路了。單這一句話，便也可以覺得我們 總理精神的偉大，主義的崇高，真是舉世無與倫比的了。吳稚暉先生曾說過，俄國人攪出個 CP 來，因為他們的革命，太艱難了，所謂過激派，真是有激而成。現在成功還遙遙的在那裏等他們，而他們攪來攪去，總沒有結果，只弄成這種陰賊險狠，窮兇極惡的現象來。他們提出的口號是「恨人」，「最讓步的說去也要恨其所當恨。我們對於帝國主義和軍閥，是該恨的，但這種恨，也從愛人而起，才不是私憤私恨。而且愛人的固離不了感情，如果絕對不講感情，恨人的也夠不上，因為恨也是感情呀。既不能教人變成木石死灰，又不能教人明心見性，種種倫理，種種道德，不說是封建的餘毒，就說是宗法的遺傳，而自己却一味貪嗔淫殺，退回到野蠻部落的思想去，這還不是開倒車麼。」

個人無意識，無情感，只做恨人的機械，這種機械式的人，是C P所希望於世界上一般人類的了。譬如中國國民黨員，在他們意中，最好通通變做這樣的機械人。一切冥頑不靈，不能自動，好聽他們指撥，做他們的試驗品或犧牲品。所以他們在我們黨內，便極力宣傳「革命不講感情」的話，用意原是如此。這些話在今天改組委員會成立會裏來講，是何用意呢。就是希望各位同學，一經此番同學會改組以後，師生同學之間，要趕緊回復從前在學校裏所有的一種感情，就是要親愛精誠，實行校長所訂的校訓，認真團結起來，鞏固我們的黨團，對於工作，更加努力，再不容黨外的人來侵犯我們，終久得到我們的成功。說到我們的成功，可不是在這會場上簡單幾句話所能明白的了。我們的成功，是三民主義的成功，我們認定中國非如此不能使民衆真正解放，我們負了這種使命，才來革命的。所以要成功我們的革命，不是求個人成功，我們要和全民衆見面，使得他們明白我們國民黨的成功就是他們的成功，就是全國的成功，這一點是非常要緊的。我們的手段，不同C P的一味想佔領機關，但是我們也要從一樣一樣的工作做起。某部分的工作做好，便是某一項的使命達到。我們要把全國

的革命勢力集合起來去做，也就是要把全國民衆一致聯絡起來做。我們在中國是最負責任，最有計劃的份子了，假如我們自己還受民衆懷疑，猜忌，不相信，那我們還革什麼命呢。

我們黃埔同學中，已有多少先烈犧牲掉了。留下了我們後死的若干人，應該怎樣的努力，才能夠對得起先烈諸同志。從前有人叫我們不講感情，但是我們黃埔同學，生就的是最親愛，最富感情的。對於目前的同學，感情固重，對於已死的同學，感情尤重。有人想拆散我們，去達他們的目的，但以我們情同生死，義重如山的黃埔同學，今後團體的聯合，是何等的鞏固，還會教任何的人，分拆開來嗎。